

春天的花儿都开了,你呢

□朱敏(宁夏银川)

早晨醒来,看到窗外有阳光,阴郁了好几天的心情随着天气好转,跟着风停雨歇。洗了澡,换好衣服,急匆匆下楼。特意绕到早市,买了一根刚煮好的热玉米,这家玉米格外好吃,软糯甘甜,唇齿留香。从北京路绕出来,才发现离工作室还挺远的,过了两条街才到。就当锻炼了。连着三天没下楼,早上称体重,又胖了两斤。

天快亮时做梦,梦见我和两个人打麻将,院子里乱哄哄的,我忙着跑出跑进,见缝插针、争分夺秒地摸麻将牌,在梦里感慨,我都堕落成这样了么。睡醒了,躺在床上发呆,幸好是梦。我六岁就会打麻将。没敢打过,只是知道啥叫胡牌——三搭子一对将。来家里和父亲打麻将的叔叔夸我聪明,父亲骂,聪明用不到正点子上。以前不敢反驳,现在想,我只是在那个环境里记住了见到的东西,有什么错呢。错的难道不是父亲吗?如果他不在家里打麻将,我又去哪学呢?好多父母都是这样,自己做着他们认为不好的事,却又要求孩子别做。

小学三四年级,终于在隔壁村子交到几个好朋友,是一家三兄妹,一个哥哥,两个妹妹。每到周末,就躲在他们家打麻将。几个人挤在炕上,中间摆一张又破又旧的小炕桌,上面铺一条旧毯子,麻将也是那种很老的小麻将。也没钱,就赢“拷哪子”——用手在额头上狠狠弹响指。不亦乐乎。被他家大人发现,特意跑到我家通风报信,我和妹妹回到家,狠狠挨了一顿骂,再不敢去了。

正儿八经打过几次麻将,都是结婚之后的事了。有输有赢,还有一种终于解放了,不再担心被骂的释放感。等真正开始写作之后,再没摸过,第一次觉得那不务正业。

这几年懈怠了好多,和心绪有关,和生活有关,最堕落的时候,也不过是吃吃喝喝、发发呆、刷刷视频,胡思乱想又烦躁抑郁。虽然去年9月租了公寓,开了工作室,但还是没有达到自己期待的勤奋。我应该是那种压力越多反弹越大的人,我喜欢有挑战的工作。

眨眼3月末,什么都没干,一年已经过去了

四分之一,真是可怕。还好天气开始暖和起来,因为冷和阴霾让我们收缩起来的动力和活力终于可以尽情地释放。班里的同学都很努力,每月都有发表作品,只有我,静悄悄的,仿佛遁地了。

工作室处阴,有点冷,只有下午太阳光才能照进来,落在长桌上,暖暖的,让人不想回家。

唯一难受的,是对现在的自己几乎彻底失去了信心,还能不能写,还想不想写,还写不写得好,这些问题成了最大的困扰和绊脚石。梦想好像就要在此停止了。最可怕的一个念头是,如果生活走到这里,好像也还行,衣食无忧。

我是这样的人吗?我是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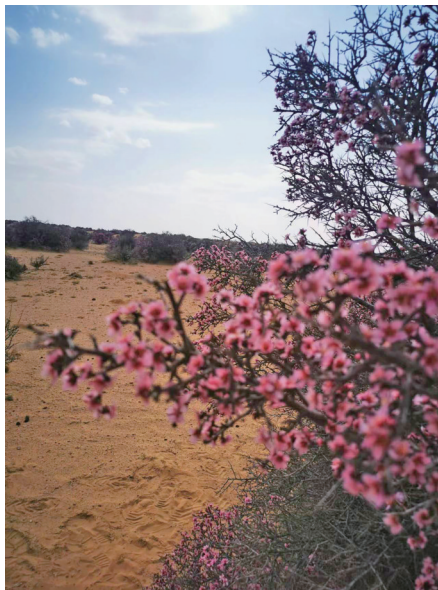
不是。

如果是,我得多看不起自己啊。

这也是让我成为今天的我的最主要缘由。

既然如此,就重新开始吧,像第一天开始写作那样,认认真真,踏踏实实,好好写,写下每一个字,每一句话,每一篇文章。

亲爱的,春天的花都开了,你也该发芽了吧。



寂静与生机。摄影刘威

春临苏峪口

□张兴祥(宁夏银川)

苏峪口大概是贺兰山最有看头的地方了,这时节也终于有了些生机,起码蒙古扁桃开花了,一簇簇的粉红,让挑剔的目光终于能有所附丽,寻找角度的拍摄者甚至不时发出带着喜悦的惊呼。

岩羊的吃食也丰富了些,它们三三两两地在山坡和沟壑间闲走,对游人是一副“爱谁谁”的淡定。总有人被它们皮毛的保护色所欺,急切地问同行者“岩羊在哪儿呢”?

景区管理员说,年前有一只岩羊堕下山摔死后,引来了十好几只秃鹫,还有个头儿不小的金雕。照此说来,那些猛禽平日里的“伙食”怕也未必能有多好。

云朵在头顶无声地来去,愈衬出山色的阴郁。我们还没到半山腰,就被罩在了纷纷扬扬的雪幕里。无需太久,约半个钟点就能给人冻透。我缩着脖子,疑心那冷峭的风在讥笑我们是“孱头”。如果是,我乐得接受。大自然随时能让人自识其小。

栈道有积雪,为避免游人脚下湿滑出啥事故,景区索性将其暂时封闭了。前些年刚修成时我走过一遭儿,讲真,体验未见得有多好。我是倾向于保持山体的原始风貌的。

返程中,司机王师傅又体贴地在灵光寺附近停住,以便大家再拍拍照。几年前,我曾与友人

进寺歇脚。这一阵,这里谢绝游客进入,我也就只可在花丛中怅然一望了。

还说呢,这一地段儿,花开得格外养眼,可能是此间到底比山上暖和吧。镜头随便一扫就是一幅好照片。绽放在枝头上的热烈,确凿地宣告着一个长冬的终结。

忽想起易顺鼎的一首诗来:

青天无一云,

青山无一尘,

天上唯一月,

山中唯一人。

此时闻钟声。

此时闻松声。

此时闻涧声。

此时闻虫声。

——着实令我叹服。

当此之际,虽无钟声、涧声,但确有松声、鸦鸣。默默吟诵间,车入城市矣。

苏峪口,春来了,我也又一次来过。我是欢喜亲近那山的,不管他是否会给我冷脸。都唤他作“父亲山”了,跟“父亲”还矫情个甚?但得有空,我还会来。

清明菜里的春味

□郑艳琼(云南昆明)

周末回家。父亲说村里的水库堤坝正在大修,提议一起去看。堤坝有险情,这让我有点错愕,印象里它固若金汤。岁月更迭,沧海桑田。走在水库大坝上,天无边无际的蓝,风里带着青草的气息。坝下一派生机盎然的绿,吸引了我。

从坝尾径直走向坝下田野,麦苗、蚕豆、豌豆、青菜比赛似的绿。有一块闲田,长了许多清明菜,毛绒绒的白绿色的叶子,顶着明黄色的小花,甚是可爱。“清明菜”我惊喜地招呼父亲,“爸爸,快来摘点清明菜,我回去做青团给你们吃”。

我特别喜欢山野田地,喜欢万物声势浩大的绿,喜欢万物蓬蓬勃勃的生命力,喜欢万物皆可为人所用的无私。不起眼的清明菜,分布广泛,吃法很多。

父亲和我各在田地一角,不一会便摘了很多。我穿着裙子没口袋,正愁怎么拿回去,“拿我的帽子装。”父亲说着取下帽子。

晚上回城后,我立马清洗、焯水清明菜。做过几次,每次都尝试一种新吃法,有用空气炸锅烤制的半透明花草脉络分明的花草饼;有用清明菜汁液和上糯米面,蒸熟裹上椰蓉的糯叽叽墨绿青团……这晚决定做熟门熟路的青团。取糯米粉的时候,才发现糯米粉没了。一番翻找,找到一些面粉,酵母也还有,馅料有豆沙,万事俱备只差经验。作为一个仅做过几次发糕的南方人,我决定挑战做包子,想象如青团一般的绿包子,只是想想就很美。

说干就干,面粉倒进清明菜汁,加入一袋酵母,少许白糖,和面,揉面,很快面团变成了漂亮的草绿色。发面过程中,把豆沙馅拿出来搓成小球。边搓边想再做个什么咸香馅料的就好了。想起来了,冰箱里还有一把韭菜,鸡蛋也有,来个春韭鸡蛋馅。一开始很慢,后来熟练了就越做越快,越做越好。边做边蒸,倒也不耽搁。夜也深深,水汽蒙蒙,一锅春天,正在路上。

家里人第一次见绿包子很欣喜,我心里美滋滋的,说,“清明菜做的”。

小时候,父亲也给我做过,米面里包上焯水后切碎的清明菜,按压成一个个圆饼,锅里放油,煎至两面金黄,撒上盐或者蘸白糖吃。小时候没觉得多美味,而今自己做的,便觉美味异常。美味一半源自食物,一半源于爱的给予。

星霜荏苒,居诸不息,年年春去春又来,而人生的春天一去不复返。父母已老,是时候该我照顾他们了,哪怕只是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吃食。

杜甫和朋友相聚“夜雨剪春韭”,苏轼和友人别离“青蒿黄韭试春盘”,相聚和别离,一盘春味尽余欢。而我,为家人做春的味道,内心春意盎然。